从学子弦歌到人民号角

◆东敲西击　俞　可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这是八十年前神州大地的真实写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这是八十年前中国人民冲向战场的嘹亮军乐？不，这是八十年前芬芳桃李迈出校门的壮志誓言，名曰《毕业歌》。

电通影片公司出品首部影片《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该片堪称我国第一部将声音作为艺术手段创作的有声影片。1933年9月，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一条弄堂，留美学子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成立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以经营自主研发的“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放音设备为主。该项发明曾荣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嘉奖，并获得国民政府一万元奖金。

1930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翌年2月3日，行政院印发《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程》；3月2日，国民党设立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当年的《影戏年鉴》谓影坛“风云险恶也”。

就此，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设立电影小组，由夏衍担任组长。遵照中央指示，成员司徒慧敏希望堂弟司徒逸民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能服务于左翼电影事业。翌年春，该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确立“无以为宝，惟人和以为宝”的宗旨，并执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新行动纲领》，“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马德建任经理，司徒慧敏任摄影场主任，夏衍、田汉则主持电影创作，陈波儿、唐槐秋、吴印咸等一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加盟。电通由此成为首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影业。

改组后的电通随即迁往荆州路405号（岭南中学旧址），将该校室内篮球场改建成生产有声影片的隔音摄影棚。电通迁址后出品的首部影片即为《风云儿女》，以田汉创作的原始手稿《凤凰涅槃图》为蓝本。

《风云儿女》孕育之际，乌云却密布影坛。电影检查委员会强制要求各影业公司绝对不得采用田汉、夏衍、许幸之等“赤色作家”所编剧本，并须迅即解除其雇佣合同。上海市社会局呈报市长的《抄共党在电影界活动情况》所列16人“左倾电影从业员”名单，电通占半，并称其为“绝非若艺华之铲共队名义轻易动摇之者”。电通俨然一座当局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赤色大本营”。

狱中的田汉毅然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作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词激荡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他之前创作的《毕业歌》一脉相承。《毕业歌》首句即为“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词亦展现“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之铮铮傲骨。因聂耳为之谱写的乐曲暂名《进行曲》，这首主题歌最终便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在电通摄影棚，聂耳率业余歌咏队，周周排练，但歌咏队的合唱仍浑厚不足。于是，电通各剧组成员，从导演到演员甚而剧务人员，纷纷加盟，遂唱响一曲磅礴之音，且绝非绕梁三日，实则穿越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继而弥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直抵新时代。

毕业歌，学子之一堂弦歌；进行曲，人民之举国号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警钟仍须长鸣。故而，电通虽仅存三年，且拍片四部，田汉与聂耳之珠联璧合却使之永生。

上周，作为新增红色地标，电通公司遗址（《义勇军进行曲》纪念地）标识在荆州路昆明路路口绿地挂牌，与周边的国歌展示馆与国歌纪念广场浑然一体。设置这座可引吭高歌的红色地标，其意义即潜隐于《毕业歌》结语：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不离娘身重陪伴

◆心香一瓣　杨达寿

妈妈怀过八个孩子，因家里条件差只养大四个。我是家里的老幺，从小怕老鼠，在12岁去稠南小学当寄宿生前，一直由妈妈伴睡。冬夜里，妈妈会把我冰冷的双脚搂到她怀里焐暖；夏夜晚，妈妈会一直为我打麦草扇，使我安然入梦；还有风雨同行，妈妈总会为我撑伞。总之，时光总会将妈妈所有的温馨陪伴，熬成最恒久、最美好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不离娘身”的佐证。乡人说：“不离娘身的人，出不了远门”。那我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呢？

在稠南小学求学两年，我从当班长到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等，似乎一下长大了。我懂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自1953年起至1964年夏的十余年里，我远离故乡去异地求学。爸妈也总收购我所有的困惑与不安，并由他们来解惑、来温暖。我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能看到妈妈难得的笑容，还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小菜，我真想倾尽所有的孝心去守护她。其实，妈妈的爱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我多少次躺在床上，沿着妈妈伴我的路看到爱的蓬勃春天。于是，我决心学姐姐一生给妈妈同床陪睡和焐脚的孝心。暑假里，我要与妈妈睡一间，好多讲讲话；寒假里，仍与妈妈睡一床，以便给她焐暖脚。妈妈是小脚，怕我嫌她的脚有异味，早在我回家前就洗好棉被，用热水洗好脚，有时还会穿上两双袜子。睡进有太阳香味的被窝里格外温馨，至今难以忘怀！

1963年冬，爸爸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妈妈独居，显得很冷清。我就与兄嫂商量，安排侄女儿给奶奶陪睡，平常与奶奶讲讲话，天冷了给奶奶焐焐脚，奶奶到杭州来看孙女、孙子，还可陪奶奶同行。我亦这样要求自己，我虽然没有带给妈妈很多骄傲与感动，但我应争取更多时间去陪伴妈妈，和妈妈一起吃饭，给妈妈伴睡，减少她的孤独与寂寞。我成家以后，每一年都会和妻子一起拖儿带女迎着朔风，有时还踏着冰雪走到岳坟汽车站去赶早班牛棚车回家，为的是与妈妈早点相见、多点团聚。妻子还动情地说：“与妈妈相聚，一同吃饭，我们心里就温暖如春！”回到老家，我和妻子分工，妻子哄两个小孩睡觉，我仍如往年一样给妈妈焐脚。农村老妈妈，最喜欢讲夜话。她恨不得把听来的看到的村里半年来发生的人和事都讲我听；把半年来心中的不平事，两个媳妇的家长里短像竹筒倒豆般一夜都倒出来。我常常伴听到深夜，心想只要妈妈开心，通过倾诉能消解她心中的郁闷，我当个好听众也是应该的啊！

记得有一年寒假，我一坐到床上，发现妈妈仍睡篾席，仍盖破旧被头，一阵透心的冰凉令我打了一个寒战。我问妈妈为何不换棉垫布床单。她说：“今年暖冬，我懒得将篾席换掉。”其实，这是借口，正如姐姐说的，她是为节省床单。我一不做二不休，翻箱倒柜找了一块粗布单，抱了几把稻草当垫子，总算没让她挨冻。

又有一年寒假，天特别冷，可谓滴水成冰。我睡进妈妈的破被窝后越睡越冷。我起来一看，妈妈头顶着的小门，有三四条纵向门缝，每条门缝约有一公分，西北风从门缝直贯房间，虽有麻布帐子挡着，仍与外面温差无几。妈妈还说：“有门缝也有好处，有时晚间与对门老奶奶还好说说话，或者有人起早赶集市路过，还好搭句话，问个时辰呢！”我连忙起来，找来几张牛皮纸和几枚图钉，把门缝基本堵住，才勉强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调了浆糊，封住每条门缝，再找来一块篾席挡门，这样才把冷空气基本挡在门外，卧室内暖和多了。

孝敬爸妈，是为人子女的应尽之责。每年寒暑假能陪伴在爸妈身边，看着爸妈笑，听着爸妈倾诉，那就是当儿女心中最大的快乐！

1980年的冬天，妈妈因中风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牵着平生最大的悲伤，在梦里梦外与它一起舞步，久久难以自拔。

多少年来，爸妈给我明目张胆的偏袒，对我众所周知地关爱。他们只有心甘情愿地付出；他们不求回报，不想索取。回望七歪八斜的人生路，我真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陶醉于爸妈浓浓的大爱中。爸妈之爱如山。这种强烈的爱，狂热地占据我整个心灵的河山！

爸爸妈妈离开我已几十年了，特别是爸爸，没等我走上工作岗位就离开了我们。而我因在异地求学与工作，没有机会陪伴他，没有机会尽点孝心，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妈妈一人独居，经受十六载寒暑更替。过去假期短，又要分一部分时间去看岳父岳母，我与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半年，想想实在太少了，我欠他们最多的是陪伴！都说再多的惦念与物质回报，也不如守在爸妈身边来得实在，这话千真万确。

几十年与爸妈生活在一起，我们领受爸妈如和煦阳光般的恩惠。无数事例诠释着爱是他们的事，而幸福是我们儿孙的事。我还深深感到幸福的直接与简单，陪伴爸妈就是幸福！而今，我已步入耄耋的门槛，爸妈的音容笑貌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只有一个企盼，在梦里当一颗围绕爸妈的伴星，当温暖爸妈的一缕阳光！

◆素时锦年　子　薇

口红记

涂一抹口红，刹那成风景。爱美的女人，口红不可或缺，于我，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手上总有那么几支货，每年，会按照购买先后顺序依次扔掉两支。自知是有些浪费了，心生暴殄天物的罪恶感。怎么说呢，有人说，女人的衣柜里，总少了一件衣服；我以为，女人的化妆包里，总少了一支口红，当然是不同色系的口红。

电视剧《围城》里，孙柔嘉拿红色铅笔，只三下两下，于一张白纸上，我们看到，两瓣红唇，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如此简单的构图，美人汪太太的面目已惊艳呈现：涂了口红的汪太太，风采斐然的汪太太，活色生香的汪太太。彼时，那大红色的口红，简直胜过笔墨无数，盖过千军万马。

好看的唇形当是这样的：从正面看，上唇呈弓形，左右边缘对称，叫朱缘弓，又名爱神之弓。朱缘弓正中处，上有人中，下方呈结节状突起，名唇珠。唇珠，多么美妙的一个词语。由此，我联想到一系列的词语：水珠，汗珠，泪珠，眼珠，串珠，珍珠，还有，跌落玉盘的大珠小珠，彼时，叮咚之声于耳畔清越响起，韵味无穷，余音袅袅。

张爱玲说她生平第一次赚到稿费，是在中学时代，拿着报馆给的五块钱，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于爱美上，她应该算是开窍比较早的。我年少时，家里清贫，没有什么可供花销的零钱，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用来买零食买书抑或别的什么，但肯定不会是口红。

我试图回忆自己的第一支口红，记忆不给力，我无法想起自己第一次购买口红的具体年月，也无法想起自己是在怎样的心境下购买的第一支口红。只记得，刚开始那些年，我的口红千篇一律的朱砂色，是的，暗红的。皮肤粉嫩的年轻的我，与暗色口红更搭调些。近年，我购买的口红，却是极尽妍艳。随着岁月的流逝，淡色浅色口红，已经盖不住缺血的唇色，中和不掉苍黄的肤色。我终于明白了，“黄脸婆”这个词的由来。好在，还有口红，大红色的口红、玫红色的口红、橘红色的口红，这些极尽妍艳的口红，足以遮盖、中和掉肌肤里的岁月烟尘。

夏夜，应酬回家，出租车行驶在桥上，满城灯火，灿如星辰。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突然看到四个字，春江明月，是霓虹灯打出来的，白色，在姹紫嫣红的灯火的海洋里，让人眼前豁然一亮。那一亮，仿佛见到不俗的素颜，也是源于那四个字本身，春江明月，有无限的画面感在空旷的夜色里拓展延伸，声势浩大，却又静水深流。我无声地反复咀嚼着，我不知道自己会铭记多久，但是，时间一定不会短暂。那是一个美人，也上了妆，涂了口红，但是，口红的颜色是清淡的，近乎透明的清淡，给了观者绵密的想象空间——她涂口红了吗？如果涂了，那是什么牌子，什么色系，为什么几近于无？让人惊叹的是，这样几近于无或者说近乎自然的唇色，还是让她看起来那么美，让人心魂荡漾，让人过目不能忘。

王子吻醒白雪公主。那个长眠多日的公主，一定是素颜素唇的，与口红无关。曾经以灰布土衣为美的年代，太多女人也许一生都不曾见过口红，但是，现如今的女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村里人，谁还能没有用过几支口红？

口红本身，从生理性实用性角度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我的意思是，就生存而言，一个人涂不涂口红，根本不会影响其正常生活，更不会影响其生命。口红，又名唇膏，古时称为“口脂”。史载，“汉以来口脂释名唇脂，以丹作之，像唇赤也。”一些影视剧里，那些古典美人，一块小小的艳红纸片，置于唇间，上下唇一抿，原本素净的嘴唇，原本平铺直叙甚至灰败颓废的脸孔，顿时活色生香起来，水波潋滟起来，美不胜收起来，引人注目起来。彼时，想说不爱你，真的不容易，无论是口红，还是咬过口脂的美人。

女为悦己者容。口红里，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爱情。“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身为女人，必有一个春天，深埋在口红里；愿你心存期待，得到真爱；不求天长地久，所幸曾经拥有。

渔歌　摄

枣花香飘千万里

◆笔走万象　王贤根

从小就听说，咱家乡三大特产：火腿、红糖、南枣。后来到外地读书、从军五十余载，每到一处，说起我是义乌人，人们自然扬起眉毛说，你们那里出金华火腿，说到红糖与南枣，前面就冠有“义乌”二字。

我也时常为家乡的特产和家乡人民富有创造性的劳作而自豪。现在更为自豪的是，家乡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开辟的小商品市场，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义乌地处金衢盆地东缘，丘陵山地占据大部，田少人多的境况中，勤劳的人民拓地垦荒，在田头地角，尤其在山坡的岸地上，栽植果树。因为枣树耐旱，经得起贫瘠，果实脆口香甜，农人们乐于付出自己的辛劳。久而久之，在广袤的丘陵地带，枣林自成一派气象。淡黄色的枣花遍地绽放的时候，香飘四野，醉人芬芳。经过千百年的优选，上好的品种结出硕大的果实，由此精心加工制作的南枣、金丝蜜枣，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声誉随着销路的拓展越发地高扬起来。

当年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骆宾王，在入长安谋职与西域从军的征途上，或后来在扬州挥毫书写讨伐武则天檄文的时候，是否回味起家乡南枣的醉香？千年以后的我们，从他激扬的文字中感受到了热血的澎湃。宗泽带上家乡腌制的猪腿到了汴京，由此“火腿”被堂而皇之地列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上品。这位年届七旬、老当益壮的统帅，血液中奔涌的仍是家乡所赋予的不朽精锐。凤林王氏有位祖先名叫王祎，与宋濂一道主持编修《元史》，他们可谓文豪。作为翰林待制的文官受命出使云南，招降梁王，王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血洒滇池，为明朝江山的统一壮烈献身……从这方土地上走出的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他们心血中，闪烁着的是本色的光辉。

文化人往往敏锐，多情，善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家乡的有关方和一批持有理想的文化人，在创办文艺刊物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富有地域特色又颇具意蕴的名字——《枣林》。《枣林》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这片大地上茁壮成长，团结、培育一批批作者，蓬蓬勃勃的密集成林。

在纪念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三十周年之时，我献上《真诚的祝福》；在纪念《枣林》三百期时，抒发了《我与〈枣林〉的情缘》。光阴悄然而逝，转眼到了《枣林》创办四十周年的日子，千里之遥的家乡朋友发来微信，叙述个中情感，引起我的回忆与思考。

这份满载家乡文艺界朋友优美文字和精湛笔墨的杂志，每期越过千山万水来到我案桌的时候，我定是即刻放下手中活计，翻阅欣赏，每每看到精品力作，激越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

家乡的诸多文友往往是从《枣林》走上文坛的。杂志的编辑一茬接一茬，他们精心修改、编辑来稿，不留遗珠，不遗余力地培养、扶持新人。同时，他们又是作者，常以自己的作品引领后来者。往昔的诸位编辑与我始终保持诚挚、纯真的友谊，这种深厚的情谊，水冲不散，火烧不灭。

前段时间，收到老朋友骆有云快递来的《近者悦　远者来——美丽城镇建设的苏溪实践》。这是浙江首部以美丽城镇建设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集结了省作协和义乌当地作家深入我的家乡——苏溪镇，感受源远流长的孝义文化和千年不朽的诗意文化，生动描绘了我家乡城镇、工业、农村、教育、文化等建设的巨大变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义乌在浙江省小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典型和样板的鲜活形象。美丽的家乡，文学的书写，我们从这时代的脚步声中，倾听到了历史沉重的鼓点和奋勇前行的号角。

家乡的这块文学土壤，毫无疑问是深厚的。多年来，创作的氛围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在浙中地区有目共睹。这让我们长期在外的故乡人，内心像花儿那样开放。

包容，创新，是《枣林》杂志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是本土成长的作者，还是外来建设者中的文学爱好人士，在文学的层面上同样异彩纷呈。几位作者的小小说创作，可以说已经走入全国的第一方阵，有的年轻作者的小说被《人民文学》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期刊选用，有的网络作家的作品展露不同凡响的才华……这拨年轻的文学创作群体，有着鲜活的生气，志向高远，作品像家乡的枣花那样，香飘千万里。

土壤是枣林的根基，也是作家的根基。从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作家一批又一批，现健步走在前列的应该是年轻的后生。